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

醒世姻緣傳

Xing Shi Yin Yuan Zhuan

肆

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

《醒世姻緣傳》、本名《惡姻緣》作品有很大的不足，如宣揚因果報應和迷信思想，以及維護一夫多妻制和綱常禮教等。這些當然都是不足取的。此書為模仿《金瓶梅》之作，又有少許淫穢詞語，故于清代遭禁。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醒世姻缘传

卷 四

[清] 西周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明清小说精选百部（三）

才子佳人系列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装帧设计：小曼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）

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：长春翰林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：4316 千字

印张：210 印张

版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 — 5387 — 1776 — 5 / I · 1681

定价：360 元（全套共 20 册）

第七十六回

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

这个团脐，甚么东西！又不疯病，非关气迷。
翁姑罔妇，夫子不妻。泼悍弥甚，凶狠穷奇。
建斋咒骂，魇镇施为。獠獠震怒，抠眼挝皮。
瞽叟毁骂，淫妇歪私！且当果报；阿鼻泥犁。

狄希陈下了定礼，叫银匠薛和同打造首饰，叫裁缝刘一福裁制衣裳，叫珠花匠邸焕穿珠结翠花，各色催趲齐备，看就十月十八日卯时亲迎新人过门。

狄希陈望眼几穿，喜得十月天时光易过，转眼到了吉期。狄希陈公服乘马，簪花披红。童寄姐穿着大红纁丝麒麟通袖袍儿，素光银带，盖着文王百子锦袱，四人大轿，十二名鼓手，迎娶到寓，拜天地，吃交杯酒，撒帐，牵红，都有李奶奶和骆校尉娘子照管，凡事都也井井有条。三日前，喜得用了十二两银子买了一个丫头，十二岁，生得甚是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生性又甚伶俐，伺候与寄姐使唤，取名叫是“珍珠”。狄希陈甚是得意，以为寄姐过门，诸凡或不希罕，得这样利便丫鬟，无有不中意之理。谁知寄姐一进门来，看见珍珠，不知甚么缘故，就如仇人相见一般。就是珍珠见了寄姐，也只害怕不敢上前，只愿退后。晚间睡觉，就撵出在外间地上打铺，不许在房中宿歇。寄姐三日回门，也不带他

回去。没奈何叫他端递茶水，倒马桶，铺炕叠被，寄姐别转了头，正眼也不看他。每日如此。狄希陈也不晓的是甚因由。细问寄姐，连寄姐自己也不知所为，只是一见了他，恰像与他有素仇一般，恨不能吞他下肚里去。狄希陈虽与寄姐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，万般恩爱，难以形容，倒只为这珍珠一事，放心不下。

一日，狄周从家里回来，拿了二百两银子，做的冬衣，说狄员外因调羹生了一个儿子，素姐故意在他窗外放炮仗，打狗拿鸡，要惊死那个孩子，又与调羹合气，说是孩子不是他公公骨血，是别处罗了来的。狄员外因此受气，得病不起，势甚危急，银子便是捎来，叫且不要挖选，即刻回家，好图一见。如去的稍迟，家事便不可保。有相大舅的书在此。狄希陈看了他母舅的书信，大约与狄周所说相同。狄希陈即刻到童家与他丈母商议。童奶奶道：“天下的事再有那件大似这个的？既亲家得了重病，姐夫就该昼夜兼行。万一尚得相见，免得终天之恨，事在不疑。”即忙收拾行李，叫狄周往骡店里顾觅长骡，托丈母将寄姐和珍珠并一切带不了的衣服俱照管回去。留下了几十两银子与寄姐搅用，别的余银交寄姐收贮，等选官时好用。次早，别了寄姐，辞了童、李二位奶奶，算足了房价，带了狄周、小选子、吕祥飞奔回去。

狄员外打发狄周行后，素姐时时啜作，狄员外常常发昏，请了相大舅保护狄员外，又请了相大妗子保护调羹。可了的这科相于廷中了乡试，自己家中又甚是匆忙，望狄希陈来到，巴的眼中滴血。看看的狄员外病势一日重似一日。相大舅道：“外甥又等他不到，姐夫的病又日渐加增，旧时只有外甥一人，不拘怎样罢了，如今又添了这个小外甥儿，这家事就该分令的了。如今不趁你有口气儿做了这事，万一外

甥赶不到，你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事后来不妥！”

谁知相大舅屋里说话，素姐逼在窗外句句听得甚真，就在窗外发作道：“我一生专恼的是这扯臭淡！俺姓狄，你姓相，怎么俺的家事用着老相来管！脱不了只俺一个儿，那里还有三窝两块！甚么是有了小外甥儿，这家事就该分令！你知道这点杂种是张三、李四、赵六、钱七的，就认做你的外甥！他们做孩子，料你替他们垫腰来，你知道这们真！家事产业都是我的，谁敢分我一点儿！”相大舅问道：“外头发话的是谁呢？”素姐道：“是我呀。”相大舅道：“是外甥媳妇子么？怎么这们撒野！你公公说受了你的气得病不起，我还不信。你原来这们放肆！你说孩子不是你公公的，你就指出来说是谁的。”素姐道：“俺这们年小的人，还不会生个孩子，没见死不残的老头子会生孩子哩！”相大舅道：“通不是人，和他说甚么话！”素姐道：“是话也罢，不是话也罢，你只公同着写个文书给我。家事房产都是我的，不相干的人一缕线也分不出我的去！调羹叫他挟拉着杂种嫁人家，我不留他在家丢丑败坏的。我看这意思也成不了，把各门和柜上的钥匙拿来给我。”呼呼的自己跑进狄员外房里，端皮箱，抬大柜，探着身子往床里边寻钥匙。调羹气的在暗房里怪哭，哭的孩子又没了奶。狄员外在床上气的像牛一般怪喘。相大妗子解劝调羹，相大舅解劝狄员外，恨不得把狄希陈一把手挝到跟前。街上一个打路庄板的瞎子走过。相大舅叫他进来，与狄希陈起课，说是“速喜”，时下就到。相大舅打发了瞎子的课钱。河道军门差官与相于廷挂扁竖旗，相大舅与相大妗子又要回自家照管，又不敢放心去了，恐怕素姐毒害调羹母子。

正在作难，恰好狄希陈从京来到，父子相逢，狄员外倒也喜了一喜。相大舅把狄员外和调羹母子俱交付了狄希陈，

俱回自己家去。素姐骂狄希陈道：“只说你在京里作了孽，着立枷枷杀了！你不来家，不着我破死拉活把拦着这点子家事，邪神野鬼都要分一股子哩！你知道你又得了兄弟了？一年罗一个，十年不愁就是十个！你来了好，我只在你手里情圆囡家事，有人分我一点，只和你算帐！你那前生今世的娘和你那小老子，也只在你身上替我打发的离门离户。你要留着他，你就和他过，把我休了家去。”狄希陈道：“你悄悄的罢，紧仔爹不得命哩，看爹听见生气。”素姐道：“我怕他生气，我就不说了，我正待叫他生气哩！依着我的主意，那咱只不叫他留下这祸根不好来？百当叫他捅下这羔子，恨不杀人么！”狄希陈道：“你说的是，咱慢慢商议。我依着你就是了，你也依我件儿。爹这们病重，你且是百的别要做声，有你说话的时候哩！”

狄员外床上声唤，狄希陈忙进房中。狄员外似待和狄希陈说话之意，又怕素姐偷听，将手往外指。狄希陈往外张，看素姐正在窗户台上伏着听哩。狄希陈扭了扭嘴，狄员外就束住口没言语。狄员外虽因狄希陈已回，病觉略有转头，毕竟有了年纪的人，不禁磕打。几场气，病势入了腠理，不过挨日子而已。狄希陈通在狄员外房中宿卧，调羹也满月出了暗房，只是素姐时刻防闲，狄员外有话也不能分付。白日相大舅在房，素姐不肯离窗外一步；晚间相大舅回家，素姐就在外间睡觉。

一日，素姐茅厕解手，狄员外把小玉兰支调开去，说道：“调羹母子，你看我务要保全。西房稻子囤底下，马棚后头石槽底下，有你过活的东西。”这几句话刚只说了，素姐解手回来，见狄希陈两只眼擦得红红的，叫小玉兰又没在跟前，又见调羹也在狄员外房内抹眼。素姐把狄希陈叫到外间，再三审问：“你们背后算计甚么？好话不避人，为甚么

支出小玉兰去了？您都擦眼抹泪的，你招承就罢了，不招承，我和你成不的！”狄希陈把脚在地上跺了两跺，叫唤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天爷，天爷！一个老子病的待死，连话也管着不叫说一声，要这命做甚么，你倒与我个早快性罢！”素姐道：“你看，我倒没怎么的，他反跳搭起来！”一手将狄希陈采番在地，拾起一个小板凳来，没头没脑的就打。亏不相大舅一脚踏进门来，连说：“了不的，通是反了！”他还打了好几下子。

素姐外边嚷闹，狄员外房中叫唤了几声。可怜做了一世好人，叫这恶妇送了老命，呜呼哀哉！狄希陈方狠命的挣脱了，跑到房中，和调羹与狄员外装裹，又叫相大舅把小孩子抱到家去，寻奶子喂养，防备素姐阴害。素姐且不披头变服，慌张张抬箱倒柜，翻银子，寻铜钱，又走到调羹房里抄没他的衣物，又要摔死他的孩儿。幸得调羹所有的东西，所生的孩子，都得空子运到相大舅家内收藏，给了个“乌鸦闪蛋”。相大舅主持叫也不必闭丧，排十三日同老狄婆子一同出殡。狄员外的遗命也是如此。建斋超度，开坟出丧，诸凡都也齐整，不必细说。

出过丧，谢毕了纸，素姐立逼调羹改嫁。调羹说道：“我没了的恋你这等好人。我还不改嫁了，离了你的眼睛。但我原是京师人，你既将军来，还要领军去。你着人送我回京，任我嫁人便罢，你要我嫁在这边，我至死不依！”素姐道：“我恨不得你离了这地，我情愿着人送你回去。但那孩子务必要留下与我。”调羹道：“你既说孩子不是你家种子，留他何用？你要留下孩子，我情愿把命留下与你！”素姐道：“你要抱了孩子去，我也依你。”狄希陈又故意的与调羹合气，撵他起身。调羹使性跑到相大舅家中存住。狄希陈推了别的故事，常到相大舅家看望娃娃，说道：“爹也病的重了，

不曾替这小兄弟起个名字，每日只叫他‘娃娃’。”调羹道：“已替他起有乳名，叫是‘小翅膀’，说是与你做羽翼的意思”。

狄希陈将素姐晓得的庄田、房屋都自己留用，但是素姐不知道的，都央相大舅父子作了明甫，都分与了小翅膀，就央相大舅与他收租照管。狄希陈自己立了主意，也要送调羹到京，叫狄周两口子护送，与了他三百两银子，把童奶奶买房子，就请童奶奶和调羹、寄姐同住：“我也就要推故起身，不在家中受罪。”回来对素姐面前，只说他嫁人去乞，小翅膀就半路没了。狄周果然一一从命，连媳妇子都留在京中，只说害病死了。

狄希陈打发调羹出了门，狄周媳妇又做了“调虎离山”，所以那终日受苦是不消提起，只这一日早晚的饭食通也没人照管。素姐待做，便叫小玉兰上灶做饭，做的半生半熟，齜齜的又吃不下口，不待做，买些烧饼点心，揉在自己肚里，也不管狄希陈吃饭不曾。后来小玉兰年纪到了二十多岁，不替他寻个汉子，赌气的背主走了，越发“和尚死了老婆，大家没有”。狄希陈竟似个没有家业的穷人一般，一日三餐，一月三十日，倒有二十九日半在他母舅家过活，弄得家里通似孤魂坛一样孤栖。雇个老婆子来做饭，不是主人嫌他，便是他嫌主人，朝去暮来，朝来暮去，也不知换了多少。铁桶这般人家，只是去了两个有福之人，来了一个作孽之种，搅乱得眼看家败人亡！狄希陈把地土租了与人，叫人纳租与素姐搅用，托了丧间欠人账目无钱可还，要柴稻子变钱。柴到囤底，支开了狄周，自己摸那底下，摸出八十封银子，每封五十，共是四千。托了事故，只说来的促急，不曾赴吏部给假，还得回去打点，收拾行装，将那四千两银都打成驮子，择日起身。素姐与汉子原无恩爱，又喜欢打发他不在跟前，

便于放肆，所以也巴不能够叫他远去。临行作别，脱不了没有甚么吉利好言相送，不必烦琐。

狄希陈依旧带了狄周、吕祥、小选子一同进京。寻到翰林院门口，知道童奶奶买了房子，搬到锦衣卫街背巷子居住。寻到那里，果然一所小巧房屋，甚有里外，大有规模，使了三百六十两价银。调羹母子、童奶奶娘女、小虎哥、狄周媳妇、小珍珠都在一处居住。小翅膀渐会说笑，吃的白胖一个娃娃。问小玉儿，说已嫁人去讫。一家热热闹闹，和和气息，倒似有个兴旺长进之机。

过了几日，狄希陈要在兵部洼儿开个小当铺，赚的利钱以供日用，赁了房屋，置了家伙，叫虎哥辞了长班，和狄周一同管铺掌柜，狄周娘子住在铺中做饭。后来虎哥娶了媳妇，也就住在店后掌管生意。狄希陈发了一千本钱，虎哥伶俐，狄周忠诚，倒也诸凡可托。

相于廷赴京会试，就在狄希陈家安歇。狄希陈推了相于廷在京，只说和他作伴，也不回家过年。第二年，相于廷中了进士，殿试二甲，授了工部主事，狄希陈指此为名，爽利在京过活，守着娘舅、妗母，好不热闹。众人做成一股，单哄那个臭虫，瞞得素姐在家一些也没有风信。

当时狄员外未死，狄希陈在家，薛夫人在日，相大妗子未来任所，这几个人虽也无奈他何，素姐也还嫌他碍眼，引诱他的人，如侯、张两个道婆之类，自是也不便长上他门。如今这一班碍眼的冤家躲避的清清楚楚，他便再有甚么顾忌？任意所为，就如疯狂的相似，不止于养活侯、张两个道婆在家，引类呼朋，加周龙皋老婆，白姑子之类，阵进阵出。狄员外在日所积的粮食、棉花，不止供人蚕食，还拼命的布施与人，也就十去五六。向日禁止妇女上庙的守道，与那奉行出告示的太守都已升去，所以除了在家鬼混，就在庵

观寺院里边打成了战场。

正月初一日，薛如卞兄弟三人来与素姐拜节，要到狄员外夫妇喜神面前一拜。这素姐那里供养甚么喜神，两个神主丢在桌下，神主盃子都拿来盛了东西，当器皿使用，把前边的客位借与一个远来的尼姑居住，将一座新盖的卷棚收拾接待同类之人。因墙尚未泥尽，将狄希陈进学纳监的贺轴都翻将转来，遮了那土墙。狄员外的喜神，也是翻转遮壁之数。起先相大妗子不曾往任上去的时节，老狄婆子的神像还高阁在板上，自从相大妗子行后，连狄婆子的喜神都取来做了糊墙之纸。

二月十六日是素姐的生日，这伙狐群狗党的老婆都要来与素姐上寿。老侯荐了一棚傀儡偶戏，老张荐了一个弄猢猻的丐者以为伺候奉客之用。素姐嫌那傀儡与猢猻的衣帽俱不鲜明，俱要与他置办。将狄员外与老狄婆子的衣服尽行拆毁，都与那些木偶做了衣裳，把狄希陈的衣服都裁剪小了，都照样与那猢猻做的道袍夹袄，把狄希陈原戴的方巾都改为猢猻的巾帨，对了众人取笑，说是偶人通是狄员外、狄婆子，猢猻通是狄希陈。一连演唱了数日，各与了那戏子、丐者几两银钱，将傀儡中留了一个白须老者，一个半白头发的婆婆，当做了狄员外的夫妇，留下了那个活猴，当做狄希陈，俱着他穿了本人的衣帽，镇日数落着击打。那两个偶人虽是面目肌发宛然人形，亏不尽是木头雕的，凭你打骂不能动弹。那个猢猻是个山中的野兽，岂是依你打的？素姐忘记了是猴，只道当真成了自己的老公，朝鞭暮扑，打得个猴精梭天摸地的着急。这猴精日逐将那锁项的铁链磨来磨去，渐次将断。一日又提了狄希陈的名字一边咒骂，一边毒打。那猴精把铁链尽力挣断，一跳跳在素姐肩头，啃鼻子，抠眼睛，把面孔拈得粉碎。幸得旁人再三力救，仅抠瞎了一只

眼，咬落了个鼻珠，不致伤命。猴精戴了半截铁锁，一跃上了房，厨房有饭，下来偷饭吃，人来又跳在屋上去了，揭了那房上的瓦片，照了素姐住房门窗镇日飞击。龙氏因素姐受伤，自己特来看望。想是那猴精错看了，当是素姐，从房上跳在龙氏肩上，挝脸采发，又钻在腿底下，把裤子都扯的粉碎。唬的龙氏只要求死，不望求生。又亏有人救了。毕竟还寻了那原旧弄猴的花子来，方才收捕了他去。

素姐受了重伤，将养了三个多月，方才起床，弄得凹了一只眼，没了准头，露了一对鼻孔，自己照镜嫌丑，贴上了一块白绢，面上许多疤痕，往日那副标致模样，弄得一些也都没了，自己再也不悔，原是打的猴精着急，所以如此，倒恰像似当真吃了狄希陈的大亏一般，千恼万恨，不咒骂那猴精，只咒骂狄希陈，发恨要报仇泄恨。寻了一个过路的男瞎子，砍了一个桃木人，做成了狄希陈的模样，写了狄希陈壬申正月二十日亥时八字，又寻了狄希陈的头发七根，着里的衣服改做小衣，与桃人穿了，用新针七枚钉了前心，又用七枚钉了后心，又用十四枚分钉了左右眼睛，两个新丁钉了两耳，四个新丁钉了左右手脚，用黄纸朱砂书了符咒，做了一个小棺材，将桃人盛在里面，埋在狄希陈常时睡觉的床下，起了一坐小坟。叫素姐逢七自己的那桃人埋的所在痛哭，自然一七便觉头昏脑闷，二七没识少魂，三七寒热往来，四七增寒发热，五七倒枕椎床，六七发昏致命，七七就要“则天必命之”。素姐依法施为，先谢了他一两纹银，许过果有效验，再替他做海青一件。素姐钦此钦遵，敬心持法，逢七哭临，专等狄希陈死信。过了尽七，方才歇住。

两月之后，相旺从京中回来，以为狄希陈必定已死。谁知相旺取出狄希陈家书来，说：“狄大叔这一向甚是精神，陪着俺爷游西山碧云寺、金鱼池、高粱桥、天坛、韦公寺，

镇日不在家中，吃得白胖的甚是齐整。”素姐不听便罢，听了，气得胀破胸膛，发恨要和那位魔镇的瞎子算账，说他持法不灵，要倒回那一两银子，日逐在街门等候，或是有敲路庄板的经过，即便自己跑出街上以辨是否。

等了几日，可的那个瞎子自东至西，戳了明杖，大踏步走来。素姐把他叫住，哄他进了大门。那瞎子最是伶俐，料得是素姐与他打倒，站住了不肯进去。素姐说他魔镇不效，瞎长瞎短的骂他，又要剥他的衣裳，准那一两银子。那瞎子故意问说：“你是谁呀？你叫我做甚么魔镇呢？”素姐说：“你装甚么瞎忘八腔儿！你两月前头，你没替我砍桃木人，钉了针，装在小棺材里边埋在床底下，叫我逢七上坟哭一场，到了尽七就死无疑？哄了我一两银子，还许下你一领海青！他不惟不死，连一些头疼脑热也没有，越发吃得像肥贼似的！你这瞎砍头的！你挽起眉毛认我认！我是薛家丫头，狄家媳妇，我的钱不中骗！你有银还我的银，你没银子，你说下的脱下衣裳当着！”瞎子道：“你待剥我的衣裳呀，你也挽起毛来擘开眼认我认！我是史先儿，名字是史尚行。我且问你，你叫魔镇谁来，你说我的法儿不效？”素姐道：“我和汉子不合，叫你镇魔俺汉子，叫你魔镇谁哩！”史尚行道：“一个丈夫也是魔镇叫他死的么？你这不是谋杀亲夫？该问凌迟的罪名哩！你倒寻着我哩！地方呀！总甲呀！这镇上没有乡约么？薛家丫头，狄家媳妇，许我一两银子，一领海青，央我行魔镇，镇魔杀他的汉子，我不肯行这事，哄我进门来要打我，剥我衣裳哩！地方总甲，左邻右舍听着！我史瞎子穷么穷，不和混账老婆们干这谋杀亲夫的勾当！皇天呀！”

这史先儿直着嗓子在门里头跳着嚷叫。但是来往的都站着瞧，围了许多人。素姐到此也便软了半截，恨不的掩他嘴

闭，说道：“痰瞎子，不问你倒银子，你去罢，着甚么急哩！”史先道：“我去罢！你叫我干了这事，你问凌迟，我就该问斩罪哩！我不出首，这罪怎么免的？”素姐说：“我没叫你魔镇汉子。你问我讨钱，没给你，你就撒泼放刁。我不怕你！”史先说：“你没叫我魔镇汉子呀？壬申年正月二十日亥时，是那个私窠子的汉子？是那个坐崖头养万人的汉子？地方总甲，你不来么？我往县里递上首状，只怕你这镇上的地方总甲、乡约、保长都去不伶俐！”这史先只是撒泼，素姐又打发他不去，只得央了张茂实的丈母老林婆子来解劝史先，那史先依旧无所不说。林婆子又再三央浼。史先说：“我今日挣的三百多钱，也把我抢去了，还有丈三尺布的一根缠带，一领新纛青布衫，都剥了拿到家去，我怎么去呀？”素姐说：“别要听他！他甚么三百钱和缠带布衫呀！”史先眯着两个瞎眼，伸着两只手，往前扑素姐道：“没有罢呀怎么！我只和你到官儿跟前讲去！”看的人围的越发多了。林婆子在旁撺掇着，赔了史先一吊黄钱，再三劝着，方才离门而去。

这素姐明是造了弥天之恶，天地鬼神不容，遣这猢猻、瞽者相继果报。不知后来也略知儆省不曾，且看后来何如，再等下回接说。

第七十七回

馋小厮争嘴唆人 疯老婆撒泼上吊

莫将饮食作寻常，一盞羊羹致国亡。
因下壶餐来国士，忘陈醴酒去高良。
大凡美味应当共，但遇珍羞不可藏。
只为垂涎劳食指，唆人奔走又悬梁。

却说素姐做了古今的奇恶，也就犯了天下的公恶，真是亲戚畔之，路人切齿。所以狄希陈在京开当铺，娶两头大，接了调羹母子到京，与童奶奶一伙同住，众人相约只要瞞哄素姐一人。相进士家的家人相旺，原是从幼支使大的，往狄希陈下处时常走动，都只是他一人。凡他走去，童奶奶、寄姐、调羹，便是狄希陈和虎哥，都不把他当外人相待，遇酒留饮，逢饭让吃，习以为常。一日，相进士夫人央寄姐穿着一个珍珠头垫，相大妗子又叫调羹做着两件小衣裳，差了相旺去取。相旺跨进门去，天将晌午，调羹和小珍珠在厨房里边柴锅上烙青韭羊肉合子，弄得家前院后喷鼻的馨香，馋得相旺癡癡的咽唾沫，心里指望必定要留他吃这美味，五脏神已是张了一个大口在那里专等。不料童奶奶将调羹做完的衣服，寄姐将穿完的珠垫，各用包袱纸裹，交付相旺手内。相旺还要指望留他，故意问道：“狄奶奶不说甚么，我且回去罢？”童奶奶道：“我待留你吃饭，只怕太太家里等得紧，你

且去罢。我改日留你。”把一个相旺大管家干咽了一顿唾沫，心中怀恨，便从此以后在相大妗子与相进士娘子面前时时纂捏是非。亏相大妗子只以亲情为重，不以小人之言为真，不放在肚里理论。可的差他回山东家去，想道：“既是挑唆家里太太与奶奶不动，我乘机将狄大爷京中干的勾当尽情泄露，叫这员猛熊女将御驾亲征，叫那调羹、寄姐稳坐不得龙床安稳，吃不下青韭羊肉香烘烘的合饼，岂不妙哉！”遂将狄希陈京中的细微曲折，合盘托与了素姐。

这素姐能有甚么涵养，容得这等的事？暴跳如雷，即刻就要进京，算计翻江搅海，大闹京师，狠命的央及相旺随往。相旺道：“我一则尚有许多事体未完，时下且不得就去，二则我也不敢跟狄奶奶去。狄大爷一定说是我来透漏消息，请了狄奶奶去搅乱坛场。狄大爷或者不好难为得我，我家太爷少爷一顿板子稳稳脱不去的。狄奶奶，你要去自去，去到那里，千千万万只不要说是我的多嘴。如有人疑在我的身上，狄奶奶，你务必誓也与我说不，替我洗清了才好，也不枉了我为狄奶奶一场。”素姐听允，只得回到薛家与龙氏说这原故。龙氏若有正经的人，劝解女儿说道：“你为人原不该把汉子赶尽杀绝，使他没有容身之处。他一个男子汉，有血性，又有银钱，又有一双大脚，山南海北的会走。你‘此处不留他，另有留他处’。你只该自悔，不要恨人。”岂不也矧矧他的歪性。谁知这龙氏自从薛教授夫妇去世，没了两个有正经的老人家时时拘管他，便使出那今来古往，天下通行，不省事不达理，没见世面，不知香臭的小妇性子。他先骂在前头，千没天理，万没良心，“忘了结发正头之妻，别娶掙拉没根之妇，罪不可容。更兼拐了调羹同住，法不可赦。极该就去，立逼着叫他卖了这两个淫妇，方是斩草除根。我极该和你同去，只恨你这两个兄弟一定拦我！我叫小

再冬跟了你去。”主意已定，收拾行李，托人看家，算计雇短盘头口就道。

小再冬和他两个哥哥说知。薛如卞回说：“既是主意定了，俺也不好拦你。但京中比不的咱这乡里，至尊坐着一位皇帝，以次阁老、尚书、侯、伯、御史坐着几千几万，容不的人撒野，但犯着些儿的，重是刚罪，轻是砍头。咱姐姐这个行持，再没有不弄下的。他自作自受没的悔。难为你初世为人，陷在柳州城里，你空直着脖子叫俺两个哥，就叫到跟前，也救不的你，且是也要拍拍自己的良心。把人凌逼的到了这们个地位，人躲出去罢了，还又要寻到那里去。”再冬说：“你说的唬杀我，我不和他去罢。”薛如卞道：“你既许过同行，怎么又好改口？你只见景生情，别要跟着姐姐胡做，得瞒就瞒，得哄就哄，侮弄着他走一遭回来就罢。你要不听俺的话，别说惹出大祸来带累杀你，相覲皇见做着工部，替他表兄出气，拿了你去，呼给你顿板子，发到兵马司，把你递解还乡，你这点命儿是不消指望的了。谨慎着就是，俺也再无别话嘱咐。”再冬起初说跟他姐姐进京，甚是扬威耀武，叫两个哥这一顿说的败兴之极，幸得人还伶俐，转想两个哥所说之言甚是有理，深以为然，择日登程，砍着一顶愁帽。

再说狄希陈在京住了一年有余，时常在兵部注当铺里边料理生意，阴天下雨在自家下处守着寄姐顽耍，再与调羹、童奶奶闲话，三头两日看望母舅、妯母，与相进士相聚，甚是快活，倒也绝无想家之心，只有得离素姐为幸。一日夜间，忽然得了一梦，梦见素姐将狄希陈所住之房做了八百两银子卖与一个刘举人去了，当时拆毁翻盖。狄希陈亲眼见他 将马棚后一个大长石槽着了许多人移在他处，将地掘了下去，方方的一个大池，池内都是雪白的元宝，刘举人叫人都